

劉台平〔著〕 陸啟東〔校閱〕

衡陽保衛戰

〈遙遠的槍聲，一九四四〉



劉台平 著

陸啟東 校閱

衡陽

保

衛

戰

◎遙遠的槍聲，一九四四◎

時英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衡陽保衛戰； 遙遠的槍聲 / 劉台平著. -- 臺
北市： 時英， 2007 [民 96]
面； 公分

ISBN 978-986-7762-88-7 (平裝)

1. 中華民國 - 歷史 - 26-34 (1937-1945)

628.584

95011269

衡陽保衛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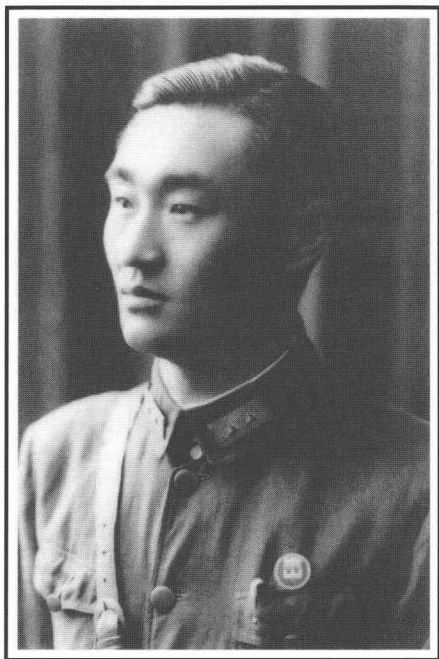
著 者 劉台平
校 閱 陸啓東
出版社 時英出版社
地 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 3 段 88 號 3F-1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 2944 號
電 話 (02) 23634803 (02) 23637348
出 版 2007 年 7 月
價 格 300 元

ISBN 978-986-7762-88-7



衡陽

保衛戰



↳ 領導衡陽保衛戰的方先覺將軍



↳ 陸啟東／方慶忠（方先覺哲嗣）向衡陽保衛戰陣亡將士致敬



→ 陸啟東／方慶忠向抗日紀念碑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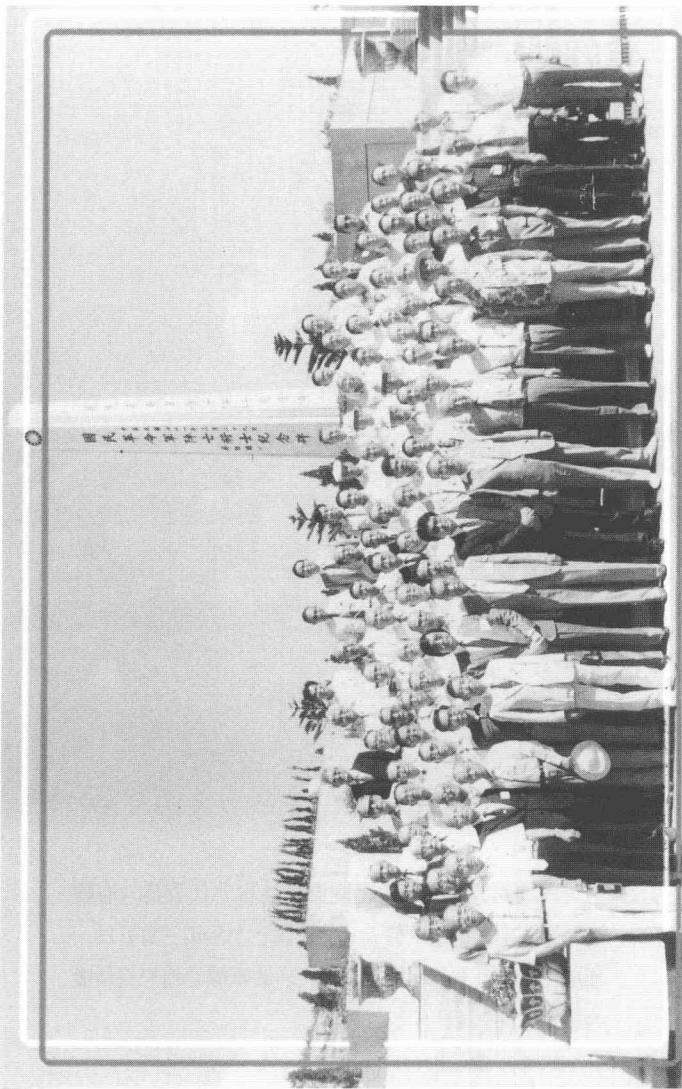


→ 左（二）為當地居民歡迎陸啟東／方慶忠
左（一）為當地文史學者蕭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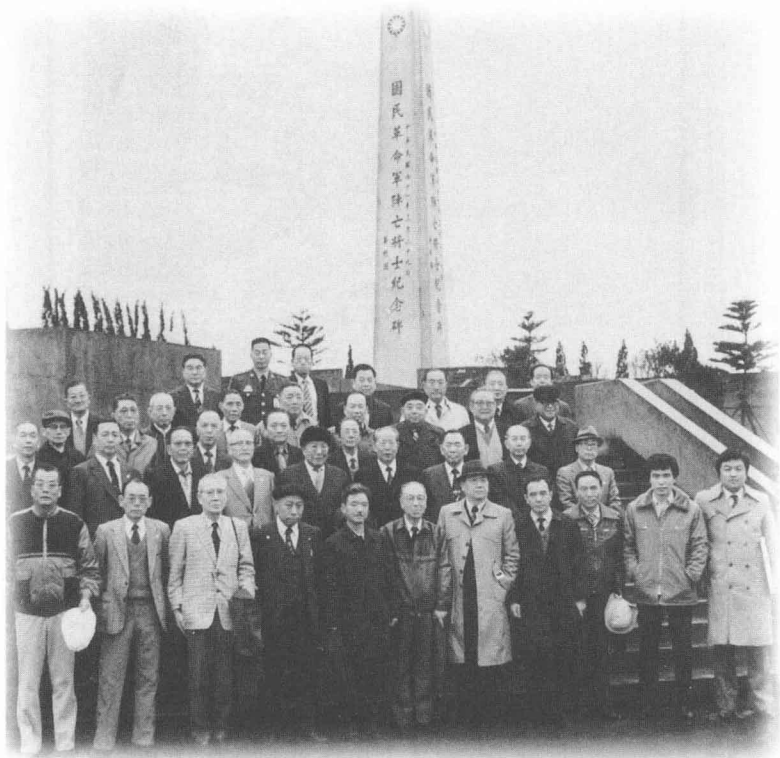


衡陽

保衛戰



一之影留指五在後奠祭將軍方向蒞團代表軍一十一前日年七十七國民



- ➡方先覺將軍逝世週年：衡陽戰役之日方代表及方府親屬、國防部官員四十餘人，於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五日，疾風勁雨中赴五指山國軍墓地，方將軍陵寢追思祭拜後合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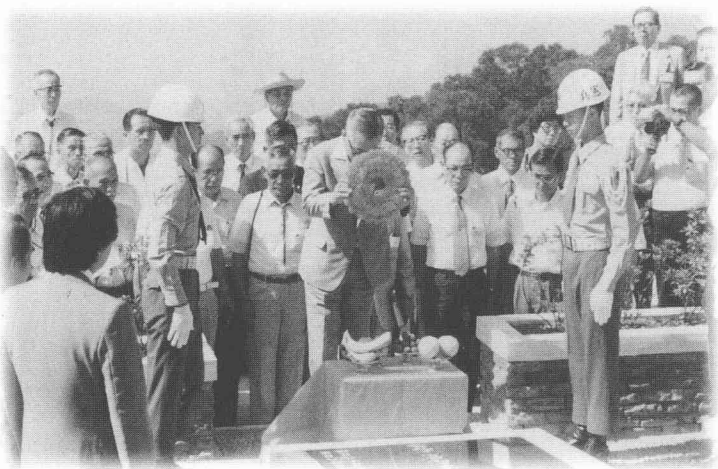
→日軍代表與方將軍家屬與第十軍代表攝於墓地



→日軍代表祭奠方將軍



▶日軍代表向方將軍墓前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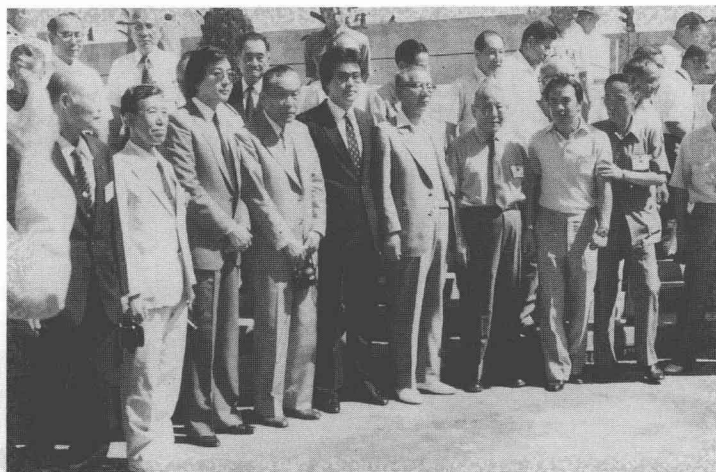


▶日軍代表向方將軍墓前致祭





↳日軍第十一軍於民國七十四年四月五日清明節來台公祭



↳日軍第十一軍於民國七十四年四月五日清明節來台公祭



上圖：日本前陸軍第十一軍官兵到方將軍靈前致祭之祭品。

下圖：日本前圍攻衡陽之官兵，組團來華，到方將軍墓地追念。



代序——槍聲的謳歌

陸啟東

遙遠的槍聲，發生在一九四四年夏天，長達四十七天的守城苦戰，年代雖已久遠，尾音卻震盪未歇。

槍聲對當時的守軍更具特殊含義，那是來自外圍的援軍，似近實遠，最後歸於沉寂，令困守待援者懊惱不已！

槍聲對攻城生還的日軍來說，是一場揮之不去的惡夢，四十年後，敵意化成敬意，重回往日戰地，提取湘江之水，帶上衡陽的泥土，相約來到守將墓前，酒水添土，哀悼致祭。

槍聲對戰局以外的人來說，是一個久遠的故事，本書作者劉君台平挖掘既久，感受越深，就其事跡彙成此書，要與大家共同傾聽那遙遠的槍聲。我則是念茲在茲、雖未身歷其境卻是魂牽夢縈，不敢或忘那遙遠的槍聲。如果讀者諸君閱讀本書後掩卷嘆息，那就是對槍聲的感應了！

註：槍聲的分辨

- 一、國軍中正式或捷式步槍為一彈一響。
- 二、日軍三八式步槍為「呸—呷」一彈兩響。





序

年前盛夏經前立委高惠宇女士引見，認識了抗戰時期第十軍軍長方先覺的公子及侄兒，他們表示，想請我寫一本有關衡陽會戰及方將軍率領第十軍奮勇作戰的書，初時我以為就是一本人物傳記，或者是一本介紹戰役的書，揚善隱惡、應酬成份大，追求歷史真相的作為小，因此意願不是很高。

再者，由於我對軍事史方面雖有興趣，但是認識不多，怕寫不好，所以一時不敢答應，他們也不強人所難，先將許多資料借給了我，讓我帶回家去看看再做決定，當時我也想先了解一下，然而想不到，一接觸這些史料，我就身不由己的置身其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方府給我的資料有一九四四年以來的報章雜誌、各類書信、文稿以及日後個別的文史資料，以及一些方將軍的相片、書稿。其中，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介石先生的電報及手諭，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蔣先生從長衡會戰一開始，就自行掌握了戰事的發展，到了衡陽保衛戰前夕，蔣先生更直接與方將軍聯繫，在戰鬥中更時刻耳提面命，指導作戰。從往來的電文及空投的手諭中看出，蔣先生的確十二萬分重視此戰役，一再的要求「死守、死守」並一再保證援軍「一定

到」、「就快到了」。所給予的物質及精神鼓勵無以倫比，但是援軍始終不至，最後守軍彈盡援絕，城破軍滅。

為何以蔣先生之力挺與直接指揮，甚至常以嚴峻的軍令，肅殺的口吻，命令援軍搭救，否則軍法從事，甚至在危急時以「殺頭」「槍斃」警告違背軍令或作戰不力的增援部隊，然而援軍依然未至，衡陽仍不免失守的厄運？這點吸引了我的目光，開始了常達半年多的考據與追蹤，越追越深，越查越遠，我始終不明瞭為何援救的行動功虧一簣。

為了進一步瞭解衡陽及長沙，我在年前去了趙湖南，並在長沙、衡陽兩城分別待了三四天，在長沙，我去了主戰場嶽麓山、桃花山，市區的天心閣、妙高峰，在衡陽，看了整個城市的地理環境，城西南的張家山、西禪寺、虎形巢、岳屏山等高地據點。

在衡陽，我專程拜謁陣亡將士墓！

距離那個震驚中外的大廝殺、大拼搏後半個多世紀，就像所有前來參拜致敬的個人與團體一樣，不論是敵是友、是袍澤還是家屬，我以虔敬的心奠祭這些抗戰的英靈，他們大部份安息在城西南的張家山，蕭瑟的十二月下午，山頭上寒氣刺骨，空曠的山頂豎著一塊巨大的石碑，上書「陸軍第十軍衡陽保衛戰陣亡將士之墓」。然而，碑文大都已模糊無法辯認，雖然如此，卻無損我對英烈們的敬意，寒風撲面而來，望著這塊石碑，我鼻頭一酸，淚水滄然泣下。



這就是三千多具忠骸的合葬之地，戰史上的記憶重現腦際，他們就是抵擋日軍三次總攻擊，光榮殉職的偉大國軍將士，我想起方先覺軍長趕往來這裡，給第一線守軍當預備隊，官兵感動誓死不退的悲壯情形；預十師在葛先才師長率領下，在此山頭與日軍四次反覆衝殺；第三師死守西禪寺；第一九〇師守演武坪……。我眼前彷彿看到了山頭雙方衝殺的身影，耳畔聽到腳步聲、廝殺聲、隆隆槍砲聲……。

此時山風野大，好像戰馬嘶鳴，也極像將士們衝鋒時的吶喊聲。

在墓碑的四周，仍殘存戰場遺留的戰壕，雖然雜草叢生，已很難辨別整個據點的防禦工事，但我依稀感受到，英勇的戰士們，在戰壕裡朝前進的日軍投擲手榴彈、架起機關槍猛向敵人掃射，壕前的草叢，彷彿躺著無數雙方戰死的勇士，在倒地的那一刻向對方丟出最後一榦手榴彈、或射出最後一粒子彈，用鮮血灌溉了四周的綠野。

回到市區戰鬥最激烈的岳屏山，如今已改為岳屏公園，山上仍聳立著巨大的紀念碑，但是碑文已都無法辨識，當地人告訴我，紀念碑在文革時都遭到了破壞，打爛打壞的碑、牆垣、石柱，還可修復，但紀念文字則無能為力復原，我望著無名之塔，無文之碑，內心豈只遺憾二字可以形容。

將士們在岳屏山頭與敵人來回衝殺、十蕩十決，師長周慶祥率部逆襲，團長曾京固守拒敵，讓日軍付出雙倍以上的代價才撤退，一幕幕的真實情景彷彿在我面前，耳際似乎聽見方

先覺軍長向周師長、曾團長說：「要死命守住啊！」也似乎看見日軍一波波倒在山坡地上，卻拼命往前衝鋒死而後已的精神，雙方寸土必爭，已到了往死裡送的悲慘之局，讓我相信世上真有視死如歸之事。

在長沙追悼第十軍守城的經過，跟衡陽之行一樣悲傷而回，在此地未見著第十軍紀念碑，卻看到不少其他番號部隊的紀念碑，在山麓，我看到一座五米高的墓碑，上書「陸軍第七十三軍抗戰陣亡將士公墓」，兩側寫著「誓死衛國家以昭來者、壯氣寒天地是日浩壯」，橫聯是「凜冽萬古」，在寒風刺骨中，我領悟到六十年前，將士們壯氣寒天地的真諦。

墓碑後面有衣冠塚，洞門橫匾稱「忠義觀」，我未入內已感受到一種肅穆，入了洞內，五間房子分別寫著「暫五師、一九三師，直屬部隊、十五師、七十七師」的番號，像極了官兵的集合，一師挨著一師，連死後都排成生前的編制，他們生前同為袍澤，死後也是井然有序人紀律嚴明的兵團，但有誰知道，他們與日軍交戰，不論輸贏，他們再也歸不了隊了。

我也到了方將軍防守的南門內外，當初戰況激烈的南正路、東瓜山、黃土嶺等地，到處蓋滿了房子，早已找不到一絲戰場的遺蹟，但是我仍能感覺到，當時方將軍及預十師三個團守南邊的英勇作戰，當地的老人有的仍記得當時的慘烈，都認為守軍發揮了犧牲奮鬥的精神，勝利得來絕非僥倖。

方將軍曾在此擊斃日軍攻城部隊中，最精銳的突擊挺進大隊大隊長加藤素一，該大隊是



各大隊挑選出來的菁英，負責攻堅與夜襲，在加藤身上搜出一份重要作戰計劃，對戰局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被薛岳譽為「一紙雖輕，勝過萬挺機槍」，老人們談到此事時，更是激動不已。

面對第十軍長沙大捷與衡陽失守，我的內心有著無數的問號，當地的學者專家認為，責任不在守軍，而在外圍的援軍，再者，嶽麓山強大的火炮壓制了日軍的前進，衡陽卻無足夠的火力支援，「況且日軍打長沙兩星期就撤了，打衡陽卻六個星期都未撤」，當地人都有這種看法。

一位在衡陽認識的記者先生比較了長衡兩地戰事，他認為嶽麓山的砲兵是成敗的關鍵，主要是險要之地有強大的砲兵為後盾，「日軍攻城有後顧之憂」，所以第四次打長沙，守軍換成第四軍，日軍就先攻山上的砲兵基地，守軍丟了砲兵的支援，就很難支持了，衡陽最後亦是輸在對手強大的火力之下。

也有的人認為是守軍士氣問題，第十軍守長衡兩地士氣都很高昂，作戰技術也不錯，第四軍能攻不能守，用攻堅部隊防守，早晚要出問題。但更多的意見否決了他的看法，有人認為，第四軍驕縱難管，軍紀軍風都頹廢不堪，所謂驕兵必敗。

由於國共內戰，兩黨恩怨難解，抗戰歷史有著兩個版本，衡陽保衛戰也被蒙上了一層陰影，首先是文革的大肆破壞，接下來是國共兩黨各自解釋的史實，如抗戰是誰領導的一類問題，大陸上仍有一套共產黨自圓其說的標準答案，但是在衡陽，對第十軍將士們作戰精神卻